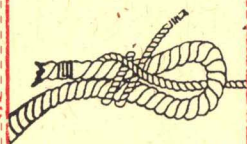


結緣



台港文壇瑣憶

兩地

鄭樹森

一九六〇年代以降，為台灣各種文學刊物／文化出版生氣蓬勃的奠基期。鄭樹森教授自一香港僑生的身分負笈台灣起，便深入參與此承先啟後的啟蒙過程；其後往返台、港，陸續串連起兩岸三地的人文及思想交流。

港台書

I209.7
Jol

結緣 兩地

台港文壇瑣憶

洪範文學叢書 (349)



熊志琴
(訪問整理)

鄭樹森

洪範書店

洪範文學叢書 (345)

結緣兩地 台港文壇瑣憶

作者 鄭樹森

訪問整理 熊志琴

編輯 葉雲平

內頁編排 陳天授

封面設計 羅文岑

圖片來源

出版者



翻印必究

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臺北市廈門街一三巷一七之一號二樓

電話 (〇二)二三六五七七

(〇二)二三六八七九〇

傳真 (〇二)二三六八三〇〇一

郵撥 〇一〇七四〇二〇

hung-fan@yahoo.com.tw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

陳長文 蕭雄淋

二〇一三年二月

法律顧問
初版

定價三五〇元

(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ISBN 978-957-674-324-5

目次

推薦語 3

一 《大學雜誌》與白色恐怖 7

二 《文學季刊》點滴 37

三 《現代文學》與「晨鐘」及「遠景」 61

四 海峽兩岸間的《八方》 91

五 一九八〇年代的三地互動 131

六 《聯合副刊》與諾貝爾文學獎 169

七 比較文學因緣 191

後記 221

結緣 兩地

台港文壇瑣憶

洪範文學叢書 (349)



熊志琴
(訪問整理)

鄭樹森

洪範書店

推薦語

癌弦

我和樹森的友誼，可以說完全是建立在對文學的信仰和工作上，每次見面幾乎都是在談文學和編務，連彼此生活上的瑣事也很少提及，至於與圈內朋友窩在一起聚飲閒聊，「言不及義」，更是少之又少，我感覺他這個人好像是為文學而生，除了敬謹嚴肅的工作，幾乎一無所求。我這名「老編」在文壇「行走」幾十年，閱人無數，還很少看到像鄭樹森這樣熱愛工作的人。他是一個異數，一個傳奇。

——摘自《與世界文壇對話》序

楊牧

鄭樹森在我的同儕當中最能結合文學和藝術於一共同的閱讀策略之下，互使激盪，以凸顯其相對的、絕對的智慧……追蹤中文世界（包括香港，台灣，中國）以及北美，中南美，歐洲和亞洲多種繁複而起落快速的文學和藝術，對全世界擾攘的藝文現象加以冷靜的觀察，檢視，分析，解說，然後將值得保存的作品定位，分門別類穩妥地擺在它應該擺的位置。樹森作這樣無人能望其背項的工作長年如一日……

——摘自《藝文綴語》序

目次

推薦語 3

一 《大學雜誌》與白色恐怖 7

二 《文學季刊》點滴 37

三 《現代文學》與「晨鐘」及「遠景」 61

四 海峽兩岸間的《八方》 91

五 一九八〇年代的三地互動 131

六 《聯合副刊》與諾貝爾文學獎 169

七 比較文學因緣 191

後記 221

大學

雜誌

與白色恐怖

大學

雜誌

12

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 在親民 在止於至善



「我去台灣不單為了讀書，也不只是文化認同，更是為了去台灣可以親炙許多作家，可以參加很廣闊的文藝天地，當時有這樣的憧憬……」如是者，一九六七年夏天，鄭樹森以香港僑生身分踏足台灣，入讀政治大學西洋語文學系（英文系），由此展開至今四十多年的台灣文學因緣。

加入《大學雜誌》

《大學雜誌》本來是台灣大學的同仁刊物，一九六八年由心理系畢業的鄧維楨先生創辦，是綜合性人文社會刊物。我介入《大學雜誌》其實很偶然，主要是因為我在政大認識何步正。他是台大經濟系畢業的香港僑生，負責《大學雜誌》的編輯工作，做很多聯繫。他常常跑來政大所在的木柵，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在追求政大西語系一位香港女僑生，叫張碧雲。他來到政大木柵，香港僑生的圈子很小，我們就這樣開始往來。他聽說我在文藝方面有點認識，又參加一些文藝團體，包括詩宗社、間接涉及《創世紀》詩刊，還有星座詩社，便邀我幫忙。

何步正希望《大學雜誌》能擴大發展，因此想較有基礎的環宇出版社幫忙，「環宇」似乎是陳少廷先生介紹的，我是在這擴展中參與《大學雜誌》，每一期處理在刊尾十多頁的文藝版面。我加入《大學雜誌》時鄧維楨早已離開，由後來因「美麗島事件」無辜下獄的張俊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號《大學雜誌》（熊志琴攝）

宏先生接手，但因為他任職國民黨中央黨部，沒有正式掛名；稍後《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為了邀約海外稿件和我們聯絡時，因此找錯人，誤以為掛名的張育宏先生是負責人。

開始時我主要幫忙組稿，沒有任何正式工作，也沒正式掛名。進一步參與，應該是一九六九年九月那期（第二十一期）。這很清楚，因為那期有時任政大中文系講師的尉天聰先生的兩篇文章〈悲憫的笑紋〉和〈隱遁者的剖白〉，另外有羅門的〈心靈訪問記〉、常喚的散文〈告別式〉，還有徐進夫翻譯的〈最後審判〉，全都是我約稿和發排。由於替尉天聰先生的《文學季刊》編校，跟他比較熟；羅門則是因為星座詩社而往來；常喚也是我拉去；

徐進夫是因為他在《文學季刊》翻譯；另有林鋒雄好像是周夢蝶先生在「明星咖啡屋」門口介紹認識的中國文化大學作家；這一期已經可以看到我的實際參與。一九六九年十月號（第二十二期），有些稿是我自香港帶來，如吳震鳴的〈談喬哀斯的語言〉是從香港文社、藍馬現代文學社的刊物重發；但要到那一年十二月我才正式掛名，何步正派我一個副總編輯的頭銜，他自己掛名總編輯，總經理是陳達弘，這陣容維持到後來大改組才調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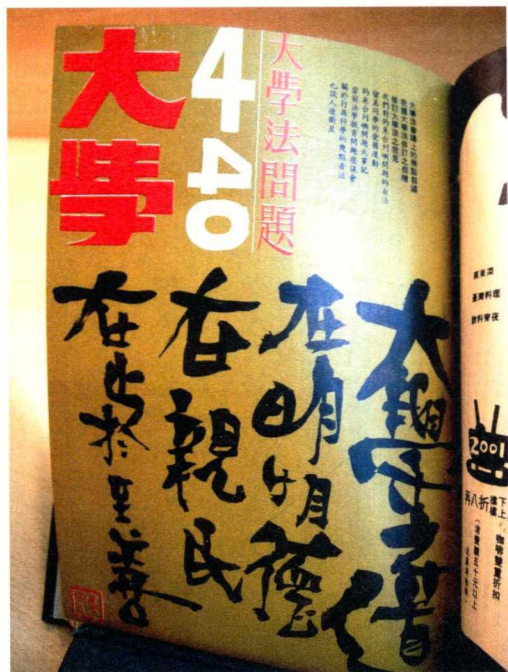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那期（第二十四期）有香港吳昊、吳震鳴兩兄弟介紹美國黑人文學的文章，小說的許惠碧是政大新聞系的同學，另有我的中學同學、時在美攻藥劑的袁則難的詩，羅門夫人蓉子的詩。因為星座詩社



鄭樹森（右）參與《大學雜誌》編務期間，曾向蓉子（左）與羅門（中）邀稿。（鄭樹森提供）

跟羅門、蓉子夫婦來往較多，所以能拉到蓉子的詩。也順道發刊溫健騷原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的詩〈四行〉，是剪貼送排。一九七〇年一月號（第二十五期）是出版兩周年紀念，也有不少海外稿件，旅美的王潤華是星座詩社；覃權是香港詩人，通過香港《中國學生周報》編輯吳平先生聯絡，當時中學畢業後就做事，後不幸英年早逝。這一期還刊布尉天聰的〈中國古典小說的象徵精神〉，劉紹銘在香港登的〈馬拉末及其「魔桶」——《魔桶》譯序〉，又發何欣先生〈索爾·貝婁的《抓住這一天》〉，頗多西方最新的文學介紹。

原先一九六九年夏天加入時，沒掛名，主要是約稿、發稿，也只負責文學藝術方面。到了一九六九年底，整份雜誌的發稿、跑印刷廠，都是由我統籌，因此不只編文學藝術版面；除在環宇出版社，還經常在印刷廠辦公，此外也會到張俊宏先生和平東路一段十一巷十一之二號二樓的住宅開會，但後來連任多屆立法委員的張太太（許榮淑）都不參與，就只笑眯眯叫傭人招呼茶水。到一九七〇年三月號（第二十七期），尉天聰先生的人人出版社刊行《幼獅文藝》主編痲弦先生的詩集，我幫忙校對；得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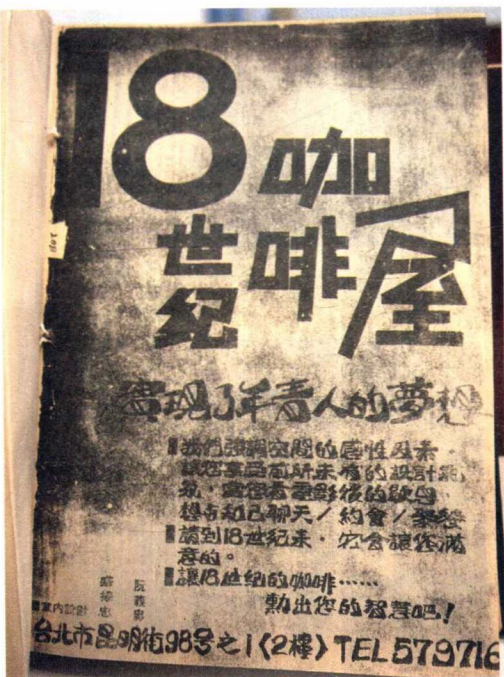


一九七一年四月號《大學雜誌》（熊志琴攝）

弦先生介紹，認識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畢業的年輕畫家阮義忠先生，請他掛名藝術編輯。他後來創辦《攝影家》雜誌，並出版《八尺門》等多本紀實批判攝影集，成為攝影名家。我請他幫忙美化版面，刊物裡開始出現他線條式的圖案。為什麼是線條呢？因為我跟他說，那些圖案得製鋅版後效果明朗清晰、便於識認；於是每一欄都多了圖案，多了些版頭設計，但太複雜的鋅板做不出來，便專做這些單色的線條圖，署名「○○」。

一九七〇年七月號（第三十一期）繼續看到《文學季刊》和《創世紀》同仁的蹤影，例如商禽的詩、子于的小說、管管的詩等。因為我的關係，《大學雜誌》出現不少香港作品，也團結了一些本來不會在《大學雜誌》發表的同仁，而《創世紀》、《文學季刊》的作者，也能拉來。

改組前夕有一件事，是我提出的。一九七〇年底醞釀擴大改組時，覺得《大學雜誌》用「大學」兩字，指的是台大的「大學生活」、「台大人」之類的意思，對象好像侷限於大學生，於是想要改名，但討論來討論去也沒結果。最後我說用「大學」兩字也不錯——我記得在香港讀中學時，暑假另外跟中文老師讀中文，他選了些《論語》、《孟子》、《大學》給我讀，我記得《大學》開宗明義說「大學之道，在明



「18世紀咖啡屋」雜誌廣告（熊志琴攝）

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為什麼不用這意思呢？這段我會背，我就用國語背出來，我的國語很糟，所以也寫出來，結果大家覺得可以，於是連這段也登出來。之後每次都把雜誌命名原由印出來，這意思倒是雜誌創辦後幾年才追認的。強調這緣起，說明《大學雜誌》不是只以大學生為對象的讀物，更加不是哪間大學的校園刊物，於是維持這名字沒改，大家也認為不改更好，因為雜誌已經辦了一段時間。

一九七一年一月開始有昆明街九十八號之二二樓這間「18世紀咖啡屋」的廣告，這咖啡屋由美術家郭承豐投資，我們有時候就在那裡開會，我也常常在那裡約見一些人。我在這裡約見過的作者，包括但漢章和到台灣念電影的香港僑生卓伯棠等。後來《幼獅文藝》想辦

電影專號，因為我每期都有送《大學雜誌》給瘴弦先生，他看到每期都有些電影文章，便向我借將。其實我手上只有香港《中國學生周報》和《大學生活》的材料，另外兩個筆桿子就是卓伯棠和但漢章，我哪裡有許多將可以借呢？就只他們兩個，於是卓伯棠和但漢章為《幼獅文藝》做了兩期約五百頁的電影專號，好像他們二人還在念大三。一九七一年，《大學雜誌》幾乎每一期都看到但漢章的電影文章，從此他便在台灣的影評界崛起。但漢章旅美後成為電影導演，

改編過張愛玲的《怨女》，後不幸肝病去世；而卓伯棠旅美之後，活躍香港影視界，現任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總監。一九七一年的篇幅一直在增加，除了但漢章，還有留學美國的香港僑生韋韜，即是中年以後改用「張錯」筆名的張振翱；我邀他每月撰寫美國當代詩的專欄，之後也替他出版成專書。

《大學雜誌》的大改組，在一九七〇年底開始醞釀，一九七一年才登出來。這次大改組總編輯換成楊國樞，社長改為陳少廷，另外增加了名譽社長丘宏達，總經理仍是環宇出版社負責人陳達弘；另設以專業分工的編輯諮詢委員會：王文興（文藝）、呂俊甫（教育）、金神保（外交）、林鐘雄（經濟）、陳鼓應（哲學）、張潤書（行政）、張俊宏（政治）、許信良（政治）、詹春柏（外交）。還有一個多達一百零二人的社務委員會，島內社委八十五位，包括關中、孫震、施啟揚、林清江、沈君山、李鍾桂等日後學政兩棲人物；島外社委十七位，有張系國、劉述先、魏鏞等。另通過何步正的安排由香港的「友聯」和「南天」經銷。但「域外集」的筆桿子在保釣時上了黑名單，劉大任、郭松棻等全變成《中央日報》上的劉X任、郭X棻，自然不能再刊登他們的稿件。

1 一九七一年二月《大學雜誌》版權頁即見〈「大學雜誌」命名緣由〉：「大學開宗明義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本刊的命名，即源於此。所以『大學雜誌』並不是一本全以大學生為對象的讀物，更不是某一大學的校刊。它是為了每一位愛好新知、關心現實的朋友所創辦的，歡迎大家閱讀和賜稿，並給予批評與指教。」